

## 探访李贽故居

■倪怡方

站在泉州城南万寿路上,我望着眼前这座普通的闽南民居,门牌上写着“123号”。这里便是明代思想家李贽的故居,一座灰墙红瓦并不起眼的建筑。若不是门楣上悬着“李贽故居”的匾额,人们很容易便会错过这处隐藏在繁华街市中的文化圣地。

迈进门槛,时光仿佛倒流。庭院中央矗立着一尊半身铜像,那正是李贽。他目光如炬,面容坚毅,仿佛仍在思考着世间真理。塑像下的碑文记载着他七十六年的人生轨迹——1527年生,1602年卒。

走在庭院里,我细细聆听着广播匣子里传出的介绍。女解说员用沉稳的声音讲述着这位思想家的生平:李贽,号卓吾,别号温陵居士。他的《焚书》《藏书》在明清两代被列为禁书,却依然流传后世。

故居正厅为砖木结构,坡屋顶,保持着清末修葺时的格局。厅内案桌上供着脱胎李贽塑像,后有李贽家族系图。楹联上写着:“两支双名宦,三世四乡贤。”这副楹联显示着这个家族曾经的辉煌。

两侧展厅陈列着李贽的著作和图片。《焚书》的命名源于李贽认为这些作品将来必遭焚毁,《藏书》则是因他自知其中“颠倒千万世之是非”,只

能“藏之后世”。玻璃柜里展示着两枚石印章的复制品,一阴刻“李贽”,一阳刻“卓吾”。1862年至1874年间修葺故居时,它们的原件从地下被发掘出来。

图片展示了李贽在云南姚安任知府时的政绩。他曾“捐资聚石为桥”,解决夏秋水旱时百姓通行不便的问题。后人为纪念他,将此桥易名为“李贽桥”。李贽离任时,“士民攀辕卧道,车不得发”,可见其深得民心。

我被故居内悬挂的一副对联深深触动:“听政有悠闲,不妨鬻运陶斋,花栽潘县;做官无别物,只此一庭明月,两袖清风。”这是李贽在云南姚安知府任上所撰,也是他为官清廉的真实写照。解说中提到,他离任时“囊中仅图书数卷”,甚至无力养活家人,先是儿子病死,后又遭遇饥荒,他的两个宝贝女儿又相继夭折,令人扼腕叹息。

漫步至后院,见一方石头棋盘桌和四块石椅。想象少年李贽在此读书思考的身影,他七岁随父亲读诗书、习礼文,十二岁便作《老农老圃论》,把孔子视种田人为“小人”的言论大大挖苦了一番,早已显露其卓尔不群的才华。

李贽的思想超越了时代。他倡导平等观,认为“尧舜与途人一,圣人与凡人一”,他为妇女所受不公平待

遇而鸣不平,他提出“与世推移”的历史发展观,他的“童心说”主张回归“最初一念之本心”。这些思想在今日看来仍显激进,在四百多年前更是惊世骇俗。

李贽的思想是世界性的,至今在世界多地都有学者研究他的思想。2016年,李贽被列为“中华民族悠久文化发展史上的25位思想家大家”之一。

探访李贽故居,看着眼前这座朴素狭小的院落,我联想到李贽终其一生追求真理的精神。他晚年遭劾被捕,明神宗以“敢倡乱道,惑世诬民”为名将他投入监狱。但他宁死不屈,以割喉自尽的方式完成了最后的抗争。

李贽故居静静地立在泉州城南的街巷中,如同一位沉默的老者。院内陈列的书籍和图片无声地诉说着这个泉州历史名人的事迹。他曾名噪一时,但很久以来却沉默孤寂。作为泉州人,我们不应该忘记这位思想先驱,他的精神自由与独立思想,正是泉州海洋文化自由独立、兼容并包特质的体现。

我离开故居时,仿佛听到一个声音从历史深处传来——那是李贽在《焚书》中的呐喊:“天生一人,自有一人之用,不待取给于孔子而后足也。”这声音,穿越四百余年,依然振聋发聩,给人启迪。

## 秋晨的油茶香

■骆明凤

秋天到来,天光来得迟了些。我总在微明的晨色里披衣起身,踩着拖鞋去巷口买刚出锅的油条。铁锅里翻滚的金黄长条被捞起时,总会带起一阵夹着麦香的雾气,那热气扑在脸上,像小时候祖母掀开蒸笼时的第一缕白烟。

这些油条总让我想起镇东头的老周师傅。他的油条摊摆了三十余年,用的还是大集体生产时分到的那口铸铁锅。老周做油条有套古法,头天夜里用老面肥发面,凌晨三点起来揉面时还要加一勺盐卤。有次我赶早班车,正撞见他蹲在案板前“醒面”,布满老人斑的手掌按在面团上,像在给婴儿按摩。“这得揉够三百六十下,”他冲我眨眨眼,“老祖宗传下来的数,少一下都欠筋道。”

最绝的是他炸油条用的铜筷子。两根磨得发亮的黄铜长筷,在他手里活像京剧武生的花枪。有年腊月我凑近看热闹,只见他手腕一抖,拧住的面片子入油瞬间绽开,油花都不溅半滴。“铜筷不沾面,”他说话时呵出的白气缠在围巾上,“铝筷铁筷都差着味呢。”

镇上孩子都认得他棉袄口袋里装的牛皮纸袋。谁家孩子早起上学,总能得一截热乎乎的油条尖儿。我女儿有次发烧胃口差,老人家竟送来自创的“油条茶”——把油条掰碎泡在红糖姜汤里,飘着的油星子映着晨光,竟成了病榻前最温暖的太阳。

去年深秋他收了徒弟,是个总戴着蓝牙耳机年轻人。小徒弟第一次单独出摊那日,油条硬得能敲响鼓。老周也不恼,只把失败的油条全买下来。如今摊位上并排摆着两件家什——老师傅的铜筷子和小徒弟的电子秤,且旧竹筐边靠着一个崭新的外卖保温箱。有天我听见年轻人对着手机嚷:“备注要脆的就晚三分钟出锅!”转头却见老周正用皱纹密布的手指,轻轻捻开刚出锅的油条专注地检查蜂窝。

秋风起时,金黄的油条在蓝瓷盘里垒成宝塔。咬开的瞬间,总能看到横截面上十八层细密的蜂窝,那是三百六十下揉搓留下的年轮。老周常说油条最忌“死心”,好的油条该像人生,总要留着透气的孔洞。



(视觉中国)

■蔡育姬

昨晚的那场雨下得可真是酣畅淋漓,颇有欲令狮城夜雨涨秋池的气势,似乎想把老虎嚣张的余威悉数镇压。

晨起,走出阳台,一阵凉意袭来,沁入肌肤,果然是“一场秋雨一场寒”啊!老祖宗的话可真是句句在理。白露是秋天的第三个节气,转瞬间,秋天已过半了。

一夜大雨过后,楼顶邻家果蔬园中已然一片萧瑟,雨水的痕迹清晰可见。夏日在瓜棚上做视苍穹鹅黄娇艳的丝瓜花已杳无踪迹。百香果的蔓叶繁茂依然,却已不见累累硕果。

秋葵、茄子、辣椒皆显萎靡状。无怪乎曹植诗云“初秋凉气发,庭树微销落”,令人眼前一亮的是几个绿得透亮的柠檬,个头还挺大的,想来已是橙黄柠绿了。

一直以来,秋似乎是伤感和别离的代名词。记得就读师范时,有个颇有文学造诣的同学给自己取的笔名是“秋心”。秋心,愁也。彼时少年已识愁滋味。因为这个文艺十足的笔名,我对他甚为钦佩。古代诗人对秋天更具情怀,悲秋之文比比皆是:先秦宋玉的“悲哉,秋之为气也!萧瑟兮草木摇落而变衰”;柳永的“多情自古伤离别,更那堪,冷落清秋节”……有对故国的感怀,对

命运的哀叹;有惜别的缠绵,游子的思乡。个中滋味,皆是悲感沉郁,读来令人感伤。

相比之下,我似乎更喜刘禹锡《秋词》一诗中的“自古逢秋悲寂寥,我言秋日胜春朝”。那日在听诗词音频时,我蓦然听到这句,顿觉耳目一新。“我言秋日胜春朝”,多么昂扬洒脱的心态啊!

刘禹锡曾和柳宗元一样,几度被贬,当柳宗元郁郁不得志而英年早逝时,刘禹锡接连又遭贬,却依然豁达快意地活着,直至享年七十一岁。如此乐观超脱之人,无怪乎《陋室铭》中有“斯是陋室,惟吾德馨”之语。诗以言志,刘禹锡的确是个充满正能量的人,举世悲秋我独喜,能看到别人看不到的美好。诚然,秋天有秋雨霏霏、秋风瑟瑟,但又何妨?不是还有五谷丰登、春华秋实吗?丰收的季节,成熟的季节,希望的季节……道不尽的美誉啊!

犹记得那年枫红杏黄之时,奔赴尤溪赏银杏的小美好。因不敢自驾,一路历经多方转车的艰辛。然而,当我风尘仆仆到达银杏林时,那一株株宛若披上黄金甲、炫目静美的银杏树已瞬间治愈了我的所有辛苦。纸上得来终觉浅,欲知美好要躬行。当我在一棵棵树下走走望望陶醉其中时,当我静静坐在银杏叶铺成的金黄的地毯上时,当我与杏树留下一张张珍贵的合照时,当我捡拾一片片银杏叶、把秋天带回家赠予友人时,无与伦比的幸福感荡漾开来。

秋之美好诉之不尽,且让我们好好珍惜四季轮回的馈赠吧!



投稿邮箱:dznbgfzc@qzwb.com  
联系电话:0595-22500109